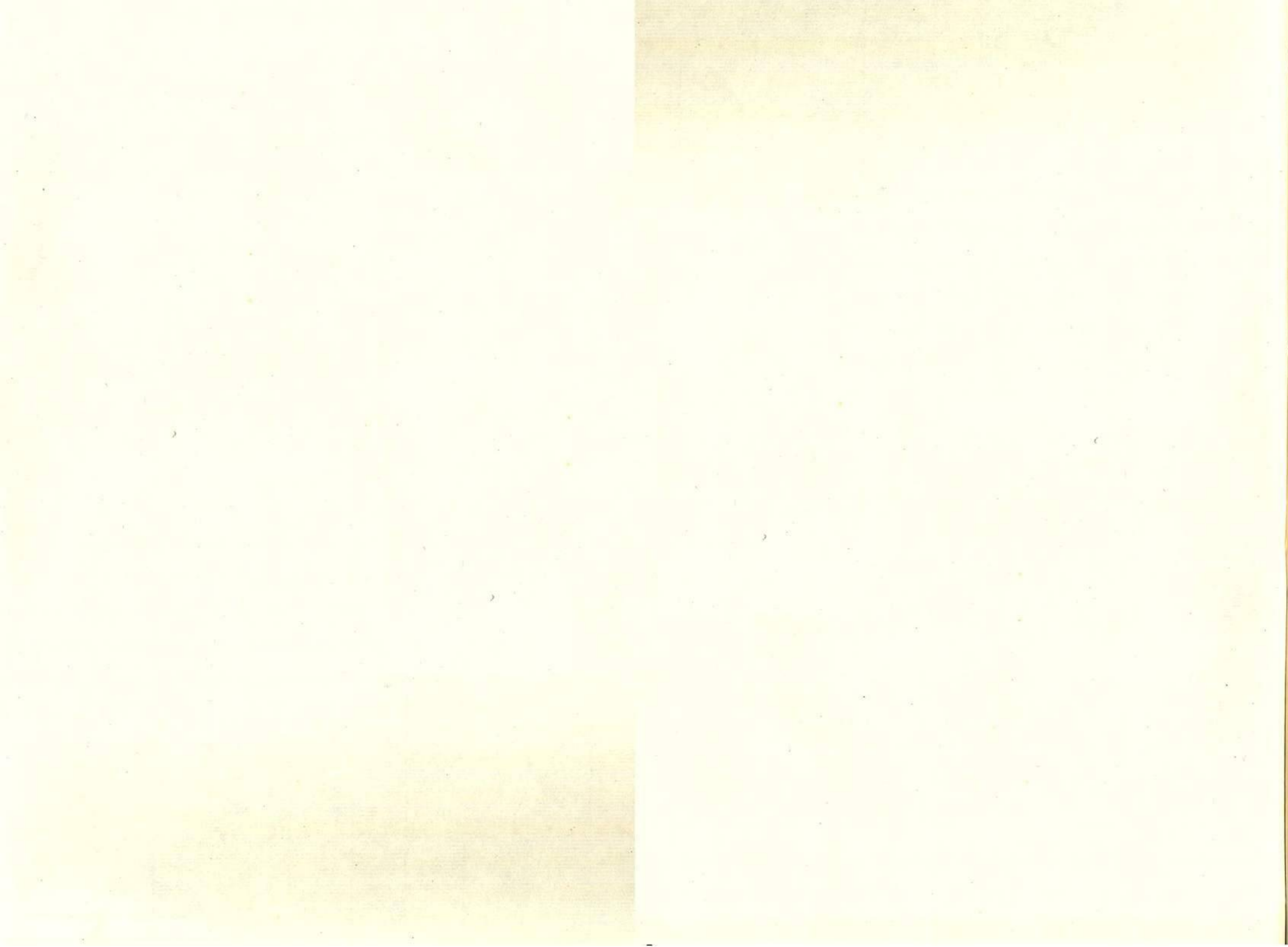


春秋集注

三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註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居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相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

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杜氏註邢地或引水經云聊城縣東北有聶城今按左傳聊城以東杜氏註聊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未可據也。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無主以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以

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作陳儀按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此乃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邢鄆郡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故公羊以此為出於其意而彼則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按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於此若止書諸侯之師城邢則無以見桓公定邢之美意故再叙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今按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辜而以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十四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

楚人伐鄭 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

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

縱辜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

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

縱辜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

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

縱辜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故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

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

按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公羊作村。杜氏註榿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今宛丘縣也傳謀

鄭故也今按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

偃

偃公羊作纓。偃邾地。方是時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榿以謀之曾未兩月偃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修政刑安中國之志矣其所以免於齊人之討者必以公親至榿而邾以人會也然齊桓新拊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與

師之舉不加之討是為供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之心它日與曹同伐厲遠役在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善敗邾於會榿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公羊作犂穀梁作麗。鄆魯地。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以兵至公子友出其

不意而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胡氏曰不能

諭以辭命使自知其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

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按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臨江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君為貶夫人與於亂齊桓正其臯而討之死

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謹按古者兵死者尚不入于北況得辜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丞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臯魯僖之不知義也劉氏之說獨為得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地今開德府衛南縣是也按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

于漕漕今在滑州之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于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極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云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絕之大德而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略

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

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按下陽與上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按下陽與上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按下陽與上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按下陽與上陽

對下陽號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號所都也當從左氏作下陽。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號文王弟號武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詭諸武公之子也武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號為鄰自莊公末因號人侵晉而謀於士蒍以圖號為務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璧馬間虞號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號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號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而後皆不書示有國者設險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且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云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詐謀也。

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也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冬十月不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今按書此以見魯國上

楚人侵鄭

楚自莊三十年楚賴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子文毀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強故此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吾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平民者也愚按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舒今廬州舒城縣。齊桓方霸而不能戡諸侯之吞并小國蓋方謀楚未暇討之亦降鄆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趙氏曰凡得國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六月雨。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雨而彼不書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今東平府須城縣比隋置陽穀縣。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胡氏曰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桓公之正兵也又令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觀伐楚後令江黃伐陳則知之此桓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羊作蒞。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之謀。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

成社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民心離而逃散也蔡自獻舞以

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胄而甘心於僭竊之

夷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

遂伐楚次于

涇胡氏曰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涇楚地杜氏註潁川召陵縣有涇

惠又積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相公

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舉而討之使其

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相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

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臯之法則不奉天子之

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舉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

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純屈服

時出于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伐楚以譏其專

書次于涇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底定中國免民左衽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為非蓋召陵地屬潁川潁

歸也臨江劉氏曰古者君即位為禘歲一禘之出疆必載柩卒于師曰

師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所以著許男新臣之為人君不

知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在今鄆城縣

縣也屈完楚大夫之名氏也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

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

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

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

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按釋文左氏亦

齊人執陳袁濤塗

作袁云本亦作轅○公羊傳

濤塗之舉何許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

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

大陷于沛澤之中顛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

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舉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

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

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謹按左氏與公羊所傳

師終由陳反但怒袁濤塗之言耳今按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

江黃伐陳又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信所以相公怒陳之深至於八月公至自伐楚師出三時見葬

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再侵者陳

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相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息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不能救而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罪凡孟子之書論湯武之拯民切切於王霸之德力與子路管仲之人品皆述聖人之志明春秋之大旨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獻公之世子公既立為冢嗣後又嬖驪姬而欲

立其子奚齊因外嬖梁五束關嬖五之諸使申生居曲沃士焉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申生弗聽閔之二年公又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勸大子行又弗聽及是大子歸胙驪姬毒而獻之公殺大子之傅杜原款或謂大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

也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臯曰子盍行乎曰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怒于新城陸渚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今按春秋於此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弃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此董仲舒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即此書法可以考筆削之權衡而示有

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杜氏以為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

公孫茲如牟牟見相公十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穀梁作首戴杜氏註陳留襄邑

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為衛地則非也。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嬀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相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穀梁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出天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相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相不臣王世子不子則所善

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程子曰世子王之戴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因此論世子之班位以葵丘宰周公與王人同列於諸侯之上而不殊以尊之知後世欲次皇太子于三公宰相之下者自天子而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之法使羣臣得伸其敬於王之貳然後貴有常尊而上下辨矣此春秋之書法所以別嫌明微而建諸天地無豪釐之悖者也

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而舉諸侯者舉諸侯以明世子不與盟也再稱首止美之大者也此盟蓋會

王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尊王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與世子天下之本本不可搖苟適庶之位一亂則善惡各有所宗故君心稍偏欲廢適立庶是為小人先立宗主而陰長陽消之形見矣方伯者祭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穀梁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徇右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不朝於齊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背公徇私違奔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以深罪之

春秋卷四

○六

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註弦國在弋陽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黃地已見二年○傳

楚闕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闕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相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親帥師滅弦書人臯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蓋楚之滅弦已出於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詳書以臯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嘗為天子之三公也啖氏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

稱人亂辭也○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龍衣虞滅之執虞公○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國者先祖所傳而世守之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一失其險則是自徹門戶坐待束縛今虞公會壁馬之近

志家國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 公後則晉獻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士滅丹之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傳曰新密杜氏以為滎陽密縣屬鄭州討去年逃首止之盟也胡氏曰以霸

主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

許。圍許之後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於以抑暴而救患此見相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冬公

至自伐鄭。師出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

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俊同。杜氏註邾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鄭殺其

大夫申侯。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

鄭而致殺身之禍與。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

款鄭世子華盟于忽毋母。穀梁傳寧毋寧毋寧毋魯地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泥毋亭音

如甯按陸氏纂例公穀無鄭出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

有姑存之。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

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曹伯班卒。班公羊作公子友

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入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亭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愚

按齊桓雖主會而先王入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

尊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

不稱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鄭伯乞盟。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相公以首止之逃外之見也亦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以

秋伐晉

襄陵尚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

致夫人

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此當書有事于大廟而曰禘于

大廟者以見禘之非禮論語所謂自雍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而記禮者又以爲夫子嘗與子游言之以魯之郊禘爲非禮蓋異於祀宋有天子之事守此書禘而不書大事之意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直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唐啖趙本朝劉氏孫氏胡氏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甯所謂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此言明白得春秋之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不書葬魯不會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穀作禦

夏公

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葵丘社氏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今開封雍丘縣也宋相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以爲無哀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踰時豈可出乎然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雖同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傳曰會于葵丘尋盟且修

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桓公之會盛於此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公羊氏曰婦人許

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言不以殤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書諸侯宰孔先

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曰陳牲而不軟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固無以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記宰孔遇晉侯如會而謂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遂止晉侯之行蓋本深而不正而驕吝形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以謹造邦匪彝悞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

聖人道大德宏以齊桓霸功積累至此

甲戌晉侯僖諸卒

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
羊作甲成從公穀作詭晉獻公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

奚齊 殺公羊作弒。傳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于
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將

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占卑子
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
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說詳明可以為穀梁之義疏愚
按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公殺適立廢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
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
朝齊者幾二十年蓋相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
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 溫子奔衛 溫今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
蘇忿生之邑。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於狄狄入伐之王不救故滅此見王靈不振畿
內諸侯欲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作卓子。按外傳驪姬將殺申生
而難太子之傳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

為鳥鳥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
得以及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

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大子之無
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
齊卓子雖廢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
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弒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
節書此其定皇所以為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荀息書及著
其節也書大夫不失其官也里克荀息之得失予奪胡氏論之詳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
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

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况許方患楚而
以伐戎非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再弒其君而其諱不
用入之道也 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

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
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
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穀梁傳
里克所為弒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皇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公羊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傳晉惠公使平鄭父聘于秦且謝綏賂

鄭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莫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及里季之黨按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陽穀齊地○男

生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弃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旱也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

冬楚人伐黃

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夏楚

入滅黃

書滅著夷狄之強中國不救而黃君死於其位公羊所謂三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公羊作杵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

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

杜氏註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衛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子帶之難也

秋九月

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

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氏註杞邑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

濰州昌樂縣○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蓋與楚立同而當是時齊相拯救諸夏之志急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繒後同鄆國禹後妣姓漢屬東海郡屬琅耶今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鄆故城又有鄆山

○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鄆子遇于防蓋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鄆子與季姬遇聽其使而朝魯使來請已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記
僖公之不父鄆子之不夫非所謂永終知敝者也 **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 鹿漢書元后傳作麓○公羊曰河上之邑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也詩所謂高岸為谷者謂是類也此晉邑

也不言晉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不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

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至此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杜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卒蓋與牡丘以衛諸夏

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

丘而霸王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 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何氏曰言次者識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相公之救持勉強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其德衰誠息而攘夷安夏之志怠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 **秋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 厲今隨州隨縣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父者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

公羊 **九月公至自會** 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也 **季姬歸于鄆**

解見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為雷凡霆擊之怒皆震之發也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大夫卒則書謚字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夷伯之廟震而

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熟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行冬宋人伐曹傳曰

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從齊相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

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相而圖霸平故宋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相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註下邳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感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韓後為韓國今同州韓城縣○秦晉之曲直左氏載之詳矣秦三施

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韓簡亦言師少於我

論之詳矣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不言晉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胡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賈○

傳隕星也程子曰自空凝結而墜也是月六鷦退飛過宋都鷦鷯梁作鷦○是月言非戊申且失其目也鷦水鳥也宋都今應天府宋來告故書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此二事皆記異也

壬申公子季友卒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信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

臣不以禮法為陰始疑之戒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內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

書其葬獨鄆季姬祀伯姬不書葬祀伯姬以出不書胡氏曰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

以謹夫婦正人倫明王教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按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泗州○傳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立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阜陶後之封楚之與國也○傳齊為徐伐

夏滅項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按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

此見相公之興師未矣

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程子曰滅人之國辜惡大矣在君則此
諱故魯滅國書取今項之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於此見聖人
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也
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辜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亦魯
地今在龍慶府泗水縣○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亦今按大臣滅項
而止信公刑已偏頗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云相公志荒之政
也

九月公至自會

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
焉且諱之也今按諱之者以為國惡也公

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辜於伯主
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

侯小白卒

東萊呂氏曰相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
正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
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
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贏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春秋卷四

十三

歲

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相公卒易牙入與
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今按長幼有定分相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
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相公
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冢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相
公之喪乃成相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
公以為戎首深辜之也臨江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
以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觀齊師敗績

傳齊人荆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觀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

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以宋主齊不與宋襄伐齊也宋
襄代人之喪擅易人之主其辜大矣程氏傳書敗績責齊臣也
狄

救齊

常山劉氏曰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
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註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
無丁亥日誤○桓公自入國以來

急於功利志於富疆其處已特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
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卑聖門

不道之實矣。冬，邢人狄人伐衛。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見聖人，辜衛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高郵孫氏曰：齊相之

盛，江黃之遠，猶欲在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今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執辱，故書名。辜之，宋公藉齊相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己之強，一會虛二君，非伯討也。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夏六月，宋公

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羊作宋人。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相公北杏之會。

使大夫聽命也。一年之間，使邾執鄆子，不以德令。鄆子會盟于曹人，不服以師圍之，圖霸之始，無以服人心矣。鄆子會盟于

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傳以為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劉氏以為不然。曰：鄆子為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鄆子來朝，豈宋公可使之用鄆子而不書乎？今按蓋鄆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鄆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鄆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鄆必自用鄆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何休以為魯本許

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因此。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夫近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未知然否。

者說遠者來，齊相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勝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于戈，故胡氏以為欲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霸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羊公罪而以報復為事，辜之也。

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相之德，故盟于齊。今按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相討而攘之，其後相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相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相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為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相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遂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為鹿上之盟，及孟之會。

因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梁亡。今屬同州韓城縣。梁伯內則沈

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梁亡。今屬同州韓城縣。梁伯內則沈

酒酒色，心昏而出惡，正外則好上功而輕民力，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

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構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蓋其國之云本自內

作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番人執虜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而異於畫筆之肖像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氏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

穀梁氏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愚謂凡春秋之書工役皆所以重民力謹興作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當與泮宮闕宮同不書矣今南門特書新作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郕子來朝

郕姬姓國後漢

志齊陰成武北有郕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

鄭人入滑

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按鄭入滑何以書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書狄例以國稱而同邢而狄謀存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臯衛之意明矣是足以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愚按楚力方疆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

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臯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

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氏註鹿上宋地汝

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傳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今按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

羊作霍穀梁作季○傳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愚按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

身瀕於虎狼之羣也不允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王而無一人伸義以正其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亦以舉襄公非但不能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復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冬公伐邾為邾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來魯獻捷者於孟之會而魯為中國之大邦楚方求駕中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逞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絕而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來獻而不言宋為內諱也孟之會諸侯以同執取宜申之來魯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

薄釋宋公

薄任氏曰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按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宋與楚本無

然隙特以襄公不勝其求諸侯之欲而請于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辜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而不知明白反而縮之義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務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而書曰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諱之者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舉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公羊作胸後同○須句今東平府須城

縣○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今按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升陞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

侯許男滕子伐鄭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

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

衆不可恃也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今按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取也存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回諫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而宋未成列又以告晉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士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愚謂魯春秋以襄公主要是戰則知聖人鼻其懷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與稱人惡夷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今濟州金鄉縣是○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已之德而修伐宋之舊怨因宋襄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傳所謂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傳傷於泓故也愚謂僖公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傳傷於泓故也愚謂僖公秋楚人伐陳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以冬十有

一月杞子卒杞成公也杞夏之後周之三恪桓公之世稱侯及朝莊公稱伯微弱故也今稱子者傳以為杞夷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後

又即衛鄭又伐之王使為之請鄭怨王與衛滑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懿親也狄虜味頑嚚之茲也今天子不忍小忿棄鄭親以從諸葛無乃不可乎襄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秋七月○冬夫

王出居于鄭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祿

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復奉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帶以隗氏居濕○今按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

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
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雖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

吾卒 按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
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

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
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初衛文
公將伐

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
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

殺國子莫余敢止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絕為心而其惡不仁
而滅絕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絕滅之又使其臣

為滿許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入理所
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

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而為蕩氏之婦者也逆
婦不書蕩氏使姑來魯曾逆婦非禮

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亦非禮也兩譏之臨
江劉氏曰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

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早朝廷 **宋殺其大夫** 義見曹殺
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秋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姬姓國杜氏註汝陰南頓縣今屬陳州
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

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 **葬衛文公**
而定其位及使夷狄行其義聞中國之無霸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
衛成公

稱子莒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傳衛人
平莒于我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 速公羊作敎○向見莒人入向註十二
月己盟今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

鄙 傳討是 **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鄒公穀作嵩○杜氏註齊
北穀城縣西有北名鄒下

後漢屬東郡今屬東平府東阿○穀梁傳弗及內辭也可以及而不敢
及○臨江劉氏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御不追

又不敢及非為民父母 **夏齊人伐我北鄙** 傳齊孝公伐我北
鄙公使展喜犒師

之道舉百姓而弃之也 **衛**
侯受命于展禽齊侯言室如懸罄野無青草魯人恐乎對以恃周
公大公之盟善齊侯乃還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取舉故人之

人伐齊

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傳東門襄仲臧文仲

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愚嘗論之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閱兩國以殷富詩春秋可見也。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邾齊桓既沒不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遂乞師於夷狄以刷其恥孔子臯臧文仲竊位蓋為人臣謀國而從公子遂遠借兵於強夷此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臯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庸公者必有道矣何

秋楚人滅夔以夔女子歸

夔今之歸州秭歸及

興平縣皆有夔子城公羊作隗非是。○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帥師滅夔以夔女子歸臨江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楚臯大矣故夔子不名所以黜楚而伸夔也。冬楚人伐宋圍緡。○傳宋以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書以義見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伐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公至自伐

齊

親夷狄伐鄰國特書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書子見二十三年註

夏六月庚

寅齊侯昭卒

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

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入杞責禮也愚謂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

德此所謂欲加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楚子及諸侯圍宋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趙氏曰四國中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臯昭然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

盟于宋

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公會楚虐齊宋僖

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臯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宋公使公如固如晉告急

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魯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齊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今按報施救患取威定霸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舉而魯與陳蔡所宜首加討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况昵齊與盟而不許衛請足以見其志止在恩怨之分明而諸侯之有舉無舉初未嘗問也此其志之私且狹又在齊相之下矣

公子買戍衛

不卒戍刺之

傳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子叢買字○今按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

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

楚人救衛

衛服罪

私買之死實非其辜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三月丙午

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傳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

之人曹數之以其不用信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信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大五九

春秋卷四

二十

圭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社氏註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按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

齊相之伐楚致屈寧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

滅弦誘鄭終相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

割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出亡之時見禮於齊宋二國而過衛與曹皆不禮而見辱故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曹衛二國負不禮之辜而與楚非如魯與陳蔡有附楚圍伐中國之辜也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且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使衛出其君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割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故賤楚而稱人以夷狄之書晉侯主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夫之所置不可廢也得臣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今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道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況得臣之剛而無禮方且恨其君不殺晉公子以致此而輕視文公志在狃勝豈一日之言所能號令之哉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臯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其猾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輒殺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

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皆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也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胡氏曰高祖封雍齒而功臣皆喜光武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請盟則諸侯歸心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寃身無所奔于荆蠻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燕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王者之威不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

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書公會晉侯其人其人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主所正胡氏所謂去其實以全名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者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朝于王所
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考

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與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

衛
衛成公之書復歸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然而名之何也聽讒慝之言殺無辜之弟也或曰殺之者前驅也則衛侯何辜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衛元咺出奔晉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臯也

陳

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如之

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霸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穀梁

無齊侯○傳討不服也杜氏註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班今陳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

○穀梁傳諱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陽

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請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故温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如察其實則踐土之盟初無以異於河陽之狩而晉文不能盡尊尊之義猶前志也後世如郭子儀李晟立不世之勳而自與未嘗敢有一日之過君子與之此邵子所以指文公為臯之魁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公羊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

師此元咺訟衛侯于晉而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

也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

咺歸衛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諸侯遂圍許會温之諸侯也許比

再會不至故共伐之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邪蓋齊桓自北杏後十七年乃因侵許而服之伐楚之後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蓋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自相公之沒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於此時離中國久矣許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今按許固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此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孺負筮史以得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叔孫豹

叔孫婁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婁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取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春秋以枉己者不足以正人失君

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

強殺已甚而曹之弱可閔也

雖然此亦豈所以服許哉

○卷四

○卷五

○卷六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東夷國葛盧介國君之名○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

米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平朝也公至自圍許其致以圍許父

能服也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杜氏註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傳公會王子

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愁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

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當是時諸侯無事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

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秋大雨雹胡氏曰雹者戾氣之所感也陰脅陽臣侵

而人諸侯也王子虎不名同貶也冬介葛盧來傳以未見公政在大夫之所招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狄間晉有鄭虞而侵齊文公終始以

徇私報怨累其政致夷狄肉侵而不能攘却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有訟君之臯其君執于京師而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以易置其君臯固大矣然書公子瑕不與衛剽同蓋瑕不居其位也成公既殺叔

武矣立瑕者元咺之臯誅之可也不自反其殺叔武非臯之過又遷怒於瑕親親相讎非君國子民之道故同以累上之辭言之也衛

侯鄭歸于衛衛侯得臯於霸主納賂而歸又殺公子瑕晉人秦

人圍鄭按左氏晉侯秦伯也而俱稱人晉侯修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貶之也介人侵蕭再來魯而次年

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三公兼冢宰而

使來聘魯用見周室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氏曰此

出也周以上公來聘魯侯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夷王室於列國大不恭之臯不待貶而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傳取之曹也其言取之何

侯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雖取本邑亦無異辭

愚按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辭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

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之奪諸曹以與公子遂如晉傳取濟西

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也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
也詳此則晉魯之私繫可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之得郊與其郊非

禮失文武周公之意見於相四年大雩之釋詳矣非魯之得為故不曰
大事于上帝而曰郊也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禘嘗不卜郊何
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
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愚按公羊所傳蓋先
王祭禮之正法周公豈自踰其制禮之意而容後世子孫輕亂大典乎
故曰周公其衰也由是觀之郊者乃魯歲舉之常祀至此乃因四卜不
從與三望而書之也卜郊之禮當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
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又不吉
則不郊今復以三月下辛卜用四月故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
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胡氏
曰中庸曰郊社之事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
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
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望者望祭也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竟故
以海岱及淮為徐州之竟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為分野之

星國中山川孔氏疏曰魯於十二次降婁魯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

九四

法

臨江劉氏曰星辰辰辰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愚謹按公羊之說
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說蓋天子四望故王雖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
令魯得望祭而特此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書
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竟則何為書三望而又
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於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
也

秋七月冬祀伯姬來求婦

易曰歸妹天地之大
義也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
柔剛也祀伯姬以求婦而踰境是祀伯姬之不能正家也僖公容其來求
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為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
家之道嚴矣成公世祀叔姬之不終其歸祀不見經或者權輿於此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閔二年入衛齊桓
公救而封之自此狄

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志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
殺豕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寇蓋始
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衛而衛迫狄遷都此胡氏所
以臯晉文不能攘夷致為中國之患然非文公惡衛之深屢行報怨之
事則狄亦不敢肆行如此也帝丘杜氏曰東都濮陽今屬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

卒。公羊傳捷作接鄭文公也。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傳狄有亂

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就廬帳盟也謹按夷狄而即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而示

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穆公謀鄭而使

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公羊左氏載其事詳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臯之也滑國見莊十六年幽之盟。齊侯使國

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

穀。左氏穀梁作秦師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師夷狄之道公羊無師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傳

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為狄自穀始意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劉氏傳其謂之秦

何秦之所以為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弃其師也程子曰晉不

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志親時惠其惡大矣故稱晉人及姜戎以卑之。癸巳葬晉文公。傳晉發命

遽與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穀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此穀梁氏所謂譏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狄侵齊。○公

伐邾取訾婁。公羊作葢葢梁作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傳

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具事直書其臯見矣。晉人

敗狄于箕。傳晉侯敗狄于箕邾缺獲白狄子杜氏註太原陽邑縣有箕城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也西屬雍州近於

秦。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傳以為國歸父

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聞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乙巳公薨于

小寢。不終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襄陵許氏曰

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證著矣。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

喪毒民失
道之甚也

春秋卷第四



